

讲过“脾气不好就改嘛。”

一晃，几年过去了，在这几年中我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渐渐的成熟起来了。但修炼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99年7•20开始，中共在不断的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编造了许多谎言来诬蔑大法，尤其是“天安门自焚案”震惊中外，所以大法弟子要向那些被欺骗迷惑的世人讲清真象。刚开始这对我是多么的难呀！那时我还有许多的怕心，不敢去讲清真象。在我学《转法轮》时，师父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一害怕又掉下来了。害怕也是一种执著心。”我渐渐的明白了：执著心和怕心都是人心，都是邪恶的干扰，邪恶的目地就是想要毁掉众生，不让众生得救，所以让我产生怕心。只要用正念铲除另外空间里干扰我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怕心自然就没有了。有一次，妈妈带着我去天安门近距离发正念，我们还带了些小标语，准备贴在天安门的附近，当时我不断的发正念清除邪恶，请师父给我们加持，所以，我当时一点怕心都没有，直到我们把带来的标语都贴完为止。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和妈妈安安全全的回到了家。

正法进程在不断的加快。现在，又出了一本《九评》，使大法弟子和一些世人认清了“共产邪党”的真面目，但是，也有的世人还不了解真象，还在受着共产邪党的控制。

现在的小学生在学校里学的课文是共产邪党的课文，唱的歌也是共产邪党的歌，每天还都得戴红领巾，我知道这是共产邪灵在操控着。我也是小学生，但我不是少先队员，因为我已经自愿退出共产邪党所领导下的一切邪恶组织，但是，学校要求每个人都要戴红领巾，如不戴红领巾，就要罚款，因为不戴红领巾，老师还说过我。我心想：这都是共产邪灵操控着人在犯罪，我是大法弟子，决对不能受共产邪灵的控制。然后就发正念，请师父给弟子加持，我天天都发正念，渐渐的，老师不提戴红领巾的事了。升旗我也不配合，老师也不管。这使我体会到正念是多么的重要。

最后，以师尊的经文与同修共勉：

志不退（宋词）

超越时空正法急
巨难志不移
邪恶疯狂不迷途
除恶只当把尘拂

弟子走正大法路
光耀人间三界出
法徒精进志不退
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

借这次机会，谈了谈我这些年来从法上的一些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特刊

2005 年
11 月 3 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象、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象，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

放下自我 把众生装在心里	1
大山深处的清泉	10
我们的学法小组	13
正念讲真象恢复工作的经历	16
大法小弟子的修炼心得	19

放下自我 把众生装在心里

文 / 中国东北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当我拿起笔写这篇心得体会的时候，正好是我刚刚从强烈执著自我的框框中，从难以“化解”的冲突、纠葛、和矛盾中超脱出来。这一刻我才感到了师父的无量慈悲在呼唤着那个还留恋尘世的我，“孩子：回归步别停”。

六年的风雨沧桑，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才走到了今天，然而我自己却又更加体会到师父对弟子的“操劳”。我是 1997 年 11 月得法，那时我和许多大法弟子一样每天参加集体学法、炼功，这种集体修炼环境总是能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并在法中不断精进，然而 1999 年邪恶对我们修炼人最大的破坏就是使我们失去了这个修炼的环境。

面对大法遭到破坏、面对师父被攻击，我和许多大法弟子一样，走出来上北京证实法，向人们讲清真象。然而那时由于对法认识不足，主动做好了被抓的准备，后来被非法劳教一年。因当时法理不清，被邪恶的谎言所迷

惑，在劳教所曾向邪恶妥协。2001 年从劳教所回来后很长时间才醒悟，即便是那样师父还是时时刻刻在看护着我。总是有一些同修和我在法上交流，并不断鼓励我走出来参与到整体证实法中。在整体配合中我从执著自己的项目到更多的想到整体，从害怕担当责任到敢于承担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从执著自己到把众生装在心里，其间历时近三年，这其中我的每一步提高都溶入了师父的巨大付出，及同修的正念加持和宽容理解。同时也有许多经验教训，现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妥之处，还望大家慈悲指正。

✧ 不再等靠 勇于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2002 年我地区资料点遭到大面积的破坏，连看《明慧周刊》都比较困难，2003 年当地参与证实法工作的同修人数有限。在同修的信任与鼓励下，我开始学电脑。其实在学技术的日子里，我没有摆正心态，没有完全把它当成修炼，而很多时候真的就只把它当成了学技术，所以就更谈不上用正念对待出现的所谓技术问题，大法超常的那一面根本没有体现出来。由于那时每天忙于做事，忽视了静心学法、发正念，同时对于当时学电脑产生了畏难情绪，总想“伺机逃跑”不想承担责任。嘴里总是以我可能不太适合作为理由，挡住了自己应该提高而没有提高的心性。加之那时连整体的概念还没有，什么事情都是在摸索着往前做，没有任何经验，我想那时的状态可能就是常人在做大法的工作吧。不久，也就是我学电脑不到三个月，我便被邪恶绑架。但那时可能由于每天都能看到明慧网，在派出所被非法提审的时候，我的第一念是坚决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指使、要求。包括后来在看守所，我坚决否定邪恶对我的迫害并绝食抵制，因为监狱、劳教所决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待的地方。即便我们有漏也不用旧势力来考验，我们会通过学法、向内找不断修正自己。由于当时在法上的坚定，邪恶阴谋将我劳教一年没有得逞。

但那次的迫害对我教训太深刻了，使我真正认识到其实大法没有别的只有修炼，如果忘记了这个根本，忘记了大法弟子只有同时做好三件事，才能提高，那么就容易被旧的势力钻空子。其实我们做多少大法的工作都不能代替修炼，在做证实法的工作中不断实修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这是对我们大法弟子基本素质的要求。很多搞技术的同修可能都会深有体会，当我们在法上精进的时候，当我们在矛盾面前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去对待的时候，来自于技术方面的干扰就会小。自那次迫害以后，我在心里默默的告诫自己不是工作是修炼，在以后的两年多里当我稍微意识到自己学法不够静心时，便会稍做调整，不好的状态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学法的时候总是和我的机器们一起学习，因为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由于平时能够保持静心学法，所以两年来我们的机器运转一直很稳定。

当我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的时候，那一刻我才知道师父给我安排的路自己不想走，总是想自己拿主意、开小差。其实那条路就是我要走的，为什么还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呢？为什么被迫害之前没有意识到呢？其实还不是那么多放不下的人心、放不下的自我在作怪吗？遭受迫害回来后不久我和我的机器见面了，这一次见到他们时，我的心情有些激动，我默默的在心里对他们

上；再找，弄不好再进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家里人又让我送礼，等等，都被我否定了。他们怎么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要去救度众生，就按着法的要求做，走正了，做对了，众生才能得救，一切才能成功。

我上班这件事情，对我们当地震动极大，也有很多百姓都说：某某都上班了，你们知道吗？给法轮功平反了，大法正过来了，法轮功胜利了等。有人说：还是人家法轮功没有错，要真不对，能让某某上班吗？还有人说：早就应该让人家上班，我看炼法轮功的那些人都是那么好，某某好象变了个人似的，没炼功以前可不让份了，等等。我也为那些有良知的干部感到高兴，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祝福他们有个美好的未来。

大法小弟子的修炼心得

文 / 大陆大法小弟子 慧洁

师尊您好！

全世界大法弟子你们好！

我是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今天能与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切磋交流，我非常高兴。希望通过这次交流，能共同精进、在法上共同提高。

我曾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全家人为我操尽了心，却无济于事。在1998年的春天我们全家人喜得大法，那时我才四岁半。修炼不到半年，我的身体变化很大，师父不断的给我清理身体，此时大法已在我童稚的心里深深的扎下了根。那时我还小，认识的字不多，妈妈便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读《转法轮》，我便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真的听，认真的记，没过多久，我便神奇般的能把《转法轮》读下来了。

妈妈不但带着我学法，每天很早就带着我到公园里集体炼功。记得有一次清晨，下起了毛毛细雨，那时我们正在炼第二套功法，雨渐渐的大了起来，姥姥没有站在法上想，怕我淋病了，便抱起我往家跑，当时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第六讲的“炼功招魔”中的几句话：“一个‘奇怪’就挡住了，……达到了不让你炼的目的地”。我想挣脱姥姥的手，但是姥姥却使劲的抱着我，我急了，大声的喊：“师父讲过‘雷打不动’！”我这一句话猛然间点醒了姥姥，于是，姥姥抱着我又返回了炼功点继续炼功。通过那件事情，我现在才真正的悟道“雷打不动”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干扰迫害下“坚信师父，坚信法”的正念金刚不动。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讲过：“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动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

我总是把握不好心性，动不动就跟姥姥和妈妈发脾气，但总是事情过后才向内找。记得有一次，我和姥姥正在穿鞋，准备去公园炼功，我偶然间听到好象有人在说：“温柔，温柔”，我很奇怪，便问姥姥听见有人说话了没有，姥姥说：“哪有人跟你说话，快穿鞋下楼。”我纳闷着，是谁呢？谁在跟我说话呢？当我走到楼下时恍然大悟，那不是师父吗？是师父在提醒我要温柔些，不能动不动就发火，要做到忍。师父在《转法轮》中

楼去打水，在办公室我亲自听见副镇长和书记说，你要求恢复工作的事呢，得写保证书，不写，不会让你上班的。说必须得履行手续，否则门都没有，听他们说的可死了。

我笑着和她说：“正邪较量，不会一帆风顺的，只要基点站正，谁说了都不算，师父说了算，邪不压正。”她又接着说：“我昨天碰到某同修，她问我你恢复工作的事，她说，都到啥时候了还找哇，她不写保证书，根本就不能让上班。”我一听这话不对，当时就否定它，并指出：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应该在法上认识这件事情。

我马上想起了师父在《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里说：“作为大法弟子你真的能做好的时候，我想那个麻烦呢也不是你看得那么绝对。因为你不能站在法上认识呢，那常人的麻烦就是常人的麻烦。人眼中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变的，可是在神的眼中看这一切是变的。”

我告诉她不能站在邪恶一边想问题。说完我往街里走去，正好碰到那位同修，她告诉我可别找了，又不能写保证，我打断她的话：“你是在帮谁说话呢？当你动这一念的时候，对你真的不好，因为你是大法弟子，‘满天是眼 众神聚焦’（《洪吟（二）》），都在看着呢，我们是在证实法，救度众生啊！你回去好好想想吧。我知道你为我着想，但我也是为你好。”说完各自离去。

四、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跟师父走

谁也动不了我坚定的心，旧势力就变着法的来干扰。我回家刚拿起书，就接了一个在县城同修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你要多加小心，你附近的××镇，找恢复工作的那4、5个大法弟子都被610抓走了。”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在否定干扰，心想邪恶的安排我都不需要，都不承认，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别想动了我，因为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和法同在的，我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你旧势力的本身我都不承认，何况烂鬼和黑手。

又过三天我去找副书记，得继续给他讲真象，因为他没太明白过来。一边走一边发正念（其实我天天整点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不允许他问我炼不炼，更不允许他让我写什么保证书。如果他这样做，不但没救他还把他往下推了一把。我心里不断的请师父加持，一定要救他。

到政府很快找到了副书记，他把我领到他办公室，乐呵呵的跟我说：“今天你就来上班吧，别人问你炼不炼时你可以不正面回答他。”我说：“我们炼功人是讲修口的，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能把握好的，我知道怎么做。”他对我的回答表示很满意，就这样我那天堂堂正正的上班了。

五、做对了，众生才能得救

对于这次恢复工作，使我深深感受到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但是做什么事之前，基点要站正，一思一念不离开法，“万事无执著 脚下路自通”（《洪吟（二）》），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必成。

比如我没上班之前，阻力就很大，亲朋好友、家里人都不让我找；后来邪恶看实在阻止不了我，就给出些乱七八糟的主意：让我写好保证书交

说：过去我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离开你们了，因为这里是我救度众生的“阵地”，就是那一念使我坚定的走到了今天。

重获自由使我更加珍惜师父给我救人的机会，所以这一次我是主动坐在电脑旁做着证实法的事情。但我的依赖心理很强，技术上我要依赖 A 同修，因为当时我只懂得简单操作，文字上我要依赖 B 同修，因为他文章写的还可以，同时我觉得自己很不会表达，说话都是倒装句。所以我每天都在他们后面跟着问一大堆为什么，A 同修曾善意的提醒过我，有些事情自己想其实不用问别人就能得到解决。我心想那得耽误多少时间，把你会的教给我就够我学一阵了，所以为了自己的方便经常把技术难题都推给 A 同修，占用了他很多时间。有一次他做录像，让我在旁边看以后也学着做，我看得眼花缭乱，心里想太难了，学这个得耽误多少学法时间，就跟他说：有你会做就行了，我还是干点简单的吧。可谁知道由于我的私心，怕占用自己的学法时间，大法工作项目中的很多事情都落在了 A 的身上。那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应该让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所以就在周边帮助建立一些家庭资料点，但由于那时懂技术的人员还是很少的，所以 A 同修经常会去外地，有时我也跟着去，那么相对来讲我们的学法时间就少了。尤其是 A 到后来都不太和我们一起学法，其实那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整体的力量，只是我和 B 同修与其谈，可能是当时我们的心态也不太纯净，他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后来他被邪恶抓捕，现被非法关押在监狱。

同修的被迫害不得不使我在技术这一块独立起来，可是我拿什么“独立”？当时我连做真象都不太熟悉。我真的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和 A 同修共同去分担本应我们共同承担的项目。在他被迫害的日子里我天天发正念，心里想着你一定要正念回来啊，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配合，老老实实的学技术，不会让你象以前那样忙碌了。可是很长时间没有他的音信，后来我清醒了认识到，如果一个人没有法怎么能从邪恶的环境中走出来，如果我们不注重平时的学法与修炼，当面对那突如其来的迫害时，那一瞬间不能站在法上，人是很难能承受的了的，因为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

因为我以前养成的等靠心理，不为同修着想，很大成度上给 A 造成的证实法工作干不过来，没有时间学法，最后被邪恶抓到迫害的借口。这使得我难以原谅自己，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所以我要尽我的所能为我周围的同修分担。A 被迫害后，我郑重的同 B 同修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承担起责任，以前都是你和 A 担责任，而今我也能担起它，我们也将一起面对今后所出现的一切，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那时我才真的感受到了师父讲的什么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明白为什么“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宇宙的第一称号。

✧ 以救人为根本 摆正基点 在自己的责任中做好

其实我们无论承担什么样的工作项目，其实只有一点：就是为了救人。怎么样利用各种方式让受谎言蒙蔽的世人明白真象、从什么角度选择真象更能让世人接受，就是我们那时应该思考的问题。

随着技术的逐渐成熟和对法理认识上的提高，我们也开始着手编排当地真象。2003 年 11 月，师父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注发表后，一

次在农历新年前夕，我们针对当地邪恶的看守所、劳教所的恶人恶行制作了当地真象。其中列举了大量迫害事实，如×××之死、×××惨案、××被看守所野蛮灌食致胃出血等，但其中却缺乏一些大法美好方面的内容。当时有一位同修曾善意指出：在过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制作这样一份真象资料能否达到救人的目地？但因为当时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固执己见，就匆匆把做好的当地真象发到明慧网。过了几天，当本地真象在明慧发表以后，发现整版的内容除了一条恶人恶报外，全部进行了更换。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用法衡量向内找认识到：揭露邪恶不是最终目地，而是以此来讲清真象，救度众生。那时我们却没有考虑到当时正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农历新年，更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接受能力，为了让世人能够明白真象，我们就应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待真象资料的选材和内容。

为了更好的讲清真象救度众生，我们根据世人的接受能力制作多种讲真象信件。如给市领导的公开信、给人大代表的公开信、给教育工作者的公开信、致警察的公开信、2004年7.20给父老乡亲的一封信、给街道主任的劝善信、给迫害大法弟子的社区委员的信、致清洁工人的信等20多种讲真象信件。我们还制作了各种揭露迫害、营救同修、曝光邪恶、酷刑展板、有关九评的、大法美好的各种不干胶。当我们看到有的同修制作的不干胶，版面很乱，各种颜色搭配令人眼花缭乱；还有的字数很多，字也很小、很密，不能使人一目了然，更不能吸引更多的世人观看，也就达不到很好的救度众生的效果。我们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尽量站在世人能够接受、理解的角度来制作各种不干胶。

我们还制作了当地的单页真象和当地的真象小册子，并根据季节不同更换版面，根据节假日制作带有节日特点的真象小册子如中秋特刊、新年特刊等。

我们根据目前的正法形势和需要，以救度众生为基点，为了破除阻碍世人了解大法真象的障碍，我们制作了各种有关《九评》、“三退”的不干胶。我们还以正义之士的角度制作了劝家乡的父老乡亲赶紧“三退”的公开信等，并配以散发各种辅助讲真象的光盘。当时在制作真象光盘的时候，就想起了当初没有珍惜和同修A在一起的机会，如果学会制作录像，那么今天很多好的素材就不会堆积到现在。那时我想尽办法找同修希望能够有人把这一项目分担出去，而不是在我这里给耽搁了。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也是因为当时做的人还是不多，我就照着学习盘一边学一边操作，那面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因为我想救人。这样神奇般的就学会了。其实我们只要有救人的愿望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但是我们得有这种“坚定”的愿望啊。今天在这里我想对那些有条件学习技术，但又没有珍惜摆在自己面前机会的同修说：请不要象我一样，把责任和困难留给别人，找到我们位置不要迟疑，可能这一切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为了方便讲真象我们还建立了自己地区的资料库，把每一天网页中的有关本地的内容都按类摘取，把电话归类，例如劳教所、监狱、公安局、各区。因为这样便于我们在需要时及时找到，对制作真象和写各种类型的文章都有好处。

员，让他代我交给书记，我回家学法发正念。又过三、四天，我来找这个书记，有人告诉我，一会就回来了，你先等一会吧。这时人越来越多，有十多个人，都是政府干部，有我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把我围上了。有的老同事出于好心，劝我快写保证书交上，上班吧，马上就要改革了，好办退休。听了他们的话，我心里很难过，他们都是不明真象的人，但既然他们现在在这里，看来这些人还都是有缘人，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就这样，我给他（她）们讲了我为什么要学法轮功，在什么情况下学的，学了之后，前后的对比；我为什么要去天安门，去了之后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抓的，江××一伙是怎样迫害大法修炼者的；我师父是1992年开始传法的，99年镇压开始，在这七年的时间里没一个自焚和杀人的，镇压后电视、报纸中才出现各种不好的宣传；法轮功在全世界洪传6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很多人学炼，同一个师父同一个法，国外没听说一个自焚杀人的，你们想想看，就知道真假了。

我和他们讲了很长时间，心态很稳，也很纯正，正念也很强，心里不断的请师父加持，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都一一了解答，像开座谈会一样，很热烈的，最后他们都高兴的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为他们都能明白真象而感到高兴。

二、镇书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给他们讲完真象，书记也回来了，我来到了书记办公室。因正书记也是后调来的，我们都不认识，我来个自我介绍，打过招呼后，我没说几句话，正书记说：“你写的信我认真仔细的看了，我对你很同情，也很理解。上班来吧，你炼法轮功，这是你个人的信仰，我也不问你炼不炼，我也不让你写什么保证书，我知道你们炼功人是不能写保证书的，也不能说不炼的，所以就都免了。”

我感到真是师父的洪大慈悲，我为这位善良、有正念的年轻人善待大法弟子的正义之举流下了高兴的眼泪。他告诉我：“你回去等着吧，我告诉你们办公室主任，给你安排一下，就通知你上班。”

又过四天是星期五，接到通知让我下周一上班，可是周一早晨没上班之前，副书记通知我，不能来上班。这真是正邪交锋，阻力很大。后来我才知道，恢复我工作的问题，开了好几次会，意见不统一。最后一次会，正书记是这样说的：“她是个好人，又没犯错误。就这样决定，我同意她上班！你们研究吧，研究完通知她。”同时把我写给他的信交给了副书记：给你们看看。说完就走了。

三、放下人心 不承认迫害

我很清楚不让我上班的是旧势力黑手烂鬼对我的迫害，我向内找哪里不符合法的要求，及时的归正自己、发正念、学法。我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它们不配考验大法弟子，因为我们有师父在管。我不断的背法“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静思几多执著事 了却人心恶自败”（《洪吟（二）》）。

这时政府干部（也是同修）又来告诉我：你要有思想准备，我昨天上

我们小组从获取大法信息、发送信息，到各种真象资料制作、传播形成一条龙，现在又网络式的传播到各自家庭所在片区，以点带面，推动了整个地区真象资料工作的进展。

我们的学法小组已经成为我们修炼中不可缺少的部份，他使我们成为一个坚强的整体，牢不可破，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直到修炼人最终圆满的境界。

以上是我们小组的经验，希望对同修有所借鉴，同时也希望同修给以指正和建议。谢谢。

正念讲真象恢复工作的经历

文 / 东北大法弟子

我是东北某地方政府的一名普通干部，2000年12月份，因去北京天安门证实法，被警察送到县监狱非法关押个半月，被勒索罚款八千五百元，没给任何票据，还被停止工作。

由于正法洪势的急速推进，我更加清醒的认识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重大责任，为救度世人，并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在工作上的迫害，我到镇政府去讲真象。我的第一念就是救度众生，基点必须站正，认真严肃，一思一念都不能离开法，众生能够得救，才是真正的目地。通过正念讲真象，现在我已经堂堂正正的上班了。

修炼要靠法理指导，这是最根本的。但通过看明慧文章，同修互相交流，也是很有提醒和启发作用的。我想把这段正邪较量与方方面面的干扰写出来，和同修切磋，共同提高。

一、善的力量是最大的

善的力量是最大的，我抱着“慈悲能溶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洪吟（二）》）的心态，于2004年8月13日，去镇政府找镇长讲清真象。找到了镇长，说明来意，并介绍了我修炼法轮功前前后后精神与身体的巨大变化，其实就是讲真象。最后镇长说：“真象你所说的那样吗？有那么多病，没吃药你就好了？”我说，是的，我修的是“真善忍”，不说谎话的；达不到大法要求的标准，病也不会好的。这时，镇长告诉我，“你要求上班我很理解，这样吧，你去找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因为他们是管人事的，研究这个事的时候，我必参加，我可以替你说句公道话，你放心，我不会卡你的。”

这样我去找两个书记，没找到正书记，找到了副书记，给他讲真象，他不太理解。我很清楚，这是另外空间烂鬼干的事，先回家发两天正念，铲除另外空间操控和指使他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烂鬼和黑手。我觉得发出这强大的正念，有捣毁宇宙中一切烂鬼和黑手的唯我独尊的气势。之后再去找他，这次是用智慧去讲，效果很好。虽然这位书记的态度不明确，但也不反对了。

我又去找正书记，又没找到，我想不如写信交给他，比讲的更能全面一些，效果会更好。就这样，2004年8月20日写好了信，交给了宣传委

其实一个地区的资料制作是源头，为什么邪恶也总想从这方面控制我们呢？因为他们害怕我们通过资料这条线形成整体。因为我们能够把一个消息及时的传递给我们更多同修，并制作相应的真象资料、不干胶，很多同修就会在这件事情上在自己的环境中去配合，我想那就是整体，不是都做一件事而是都在想着如何去救人。所以我个人认为有些当地的消息我们不能给耽误，哪怕是很短的一句话也不能轻视，因为我们顺着这条线索去摸索，去追查一定会有更加详实的资料在等着我们，但是我得主动去搜集。不能象我以前一样总是等靠，如果你没有拿来有关详情那我就等着，我想还是没有把众生放在心里，因为我们得有救人的紧迫感。

还有怎么样让大家共同参与这是我们目前最需要做的，资料点的遍地开花使得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去救度众生，但是我们也想让更多的同修掌握如何能够制作真象、不干胶。我们从不帮助别的地区制作真象资料，而是帮助他们学会自己如何制作。因为那就象给你一碗饭，吃完了下回你还会饿，那么我教你如何“种地”，将来你想吃什么就可以种什么，所以在这方面的交流是很重要的。可能一开始同修会不太理解，但慢慢的他就会明白，当他真的把真象做出来的时候，那一地区得有多少的众生被救度啊。同修制作的不干胶让我帮助看看，我尽量不给改动只是把它完善，版面上放一些小图案让他看起来很美观。这样同修下一次会做得更好，慢慢的他不就成熟了吗？我想这就是圆融配合和默默补充吧。

★ 人人都是协调人

协调人这个概念离我太遥远了，因为我深知自己的性格与心性，我只管做好我的“技术项目”，协调的事别掺和、别乱发表意见。师父多次在讲法中提到了协调人，我知道他的重要，不是协调人本身如何如何，而是他将要起的作用。如果不能把大家都协调起来，在自己的环境中参与到整体证实法，那么这个协调人要是自己做好那就只能当一个普通学员了，所以我从未想到协调人和我这个做技术方面大法工作的人有什么必然关系。然而我身边接触的几个都是做协调方面工作的同修，我看着他们每天尽力做着，在矛盾中不断的修正自己，可是还是那么多在我看来难以权衡的问题，有时甚至还会有一些传言。当然这对修炼人个人修炼来讲没有什么说的，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可那种每天面对责任和压力总是使我望而却步。但当我看到协调人承担了那么多，有时因为同修提出各种各样的想法，作为协调人来讲他们就尽量的考虑周全，即便是这样有时还经常被同修误解。所以当我看到了他们的艰辛，我就尽我的所能“帮助”他们做一些大法的工作。渐渐的我不知不觉的参与到了许多协调的工作中，后来我发现对自己的责任那时只是一种感性认识。

直到有一天，我学习师父的《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什么是协调人呢？“大法弟子的负责人哪，其实只是一个协调人、联系人、一个传达人”、“只是为大家多付出的人”。我为什么害怕听到“协调人”这个名词，难道我不想为整体多付出吗？是啊，我不就是不想付出吗？面对同修承担了那么多的压力，我做了什么？有时自己的观念受到冲击的时候，还冷言冷语的丢出一句“你们协调人”……我在起什么作用，我这不是在有意无意

中制造间隔吗。其实协调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起到一个联系的作用，让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参与到整体中来吗？使我们整体上都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整体提高整体升华。

突然间我豁然开朗，原来协调和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有关系啊！因为哪一件证实法的事情都不是孤立的，都得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共同整体上协调配合，才能很好的完成，哪怕两个同修之间也存在着协调和配合。所以后来我慢慢的通过学法，意识到协调和我们每个人都有直接关系。“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证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协调那不就影响到了救度众生吗？我开始思考自己与协调人这个名词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后来才真正的感悟到：其实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协调人。为什么觉得与自己无关呢？说白了是不想面对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怕麻烦、怕面对各种矛盾、怕自己放不下的人心被冲击、怕做不好担责任，总之就是放不下自我。

由于自己对协调工作的认识逐渐的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我心的容量在增大，也能够开始更多的由执著自我项目而想到了整体，做一些事情和处理一些问题上能够从整体角度出发。把自己摆在了整体当中，再也不象过去那样总是站在整体之外，去指出这个整体的问题。而今却是当发现那块有不足，就会默默的补充、圆容。

正是因为这种基点的改变，我有了责任感，后来就主动去和大家配合做一些我以前从不想涉及的证实法的工作。协调不只是协调人自己的事，只是协调人提出一个在法上的想法，我们大家默默的补充。我做技术方面的大法工作也存在协调，所以我就尽力在这其中起到一个协调人的作用。可是当我再也不想回避“协调人”这个称呼时，也没有人跟我提了。我想以前那一切，可能都是我自己当时的心态促成的。

★ 人间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

自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以来，留在我眼底的都是那些难以抹去的记忆——一个小组六个大法弟子进京证实法，而今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另外三人在这场迫害中已被迫害致死；和我配合了两年多的同修曾被恶人酷刑折磨，曾经在昨日我们还在一起交流而今他们却深陷牢笼……。明慧网上每天都有大法弟子被绑架、劳教、判刑，资料点被邪恶破坏，那一篇篇来自同修血的教训总结的切磋文章，总是在无时无刻的提醒着我，一定要走正，所以要求自己每天的静心学法、修炼竟然演变成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迫害。那么迫害的阴影可能就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找到了生存的环境，因为那时我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在旧势力安排的魔难中修炼。而且还时不时的承认旧势力的这种无理迫害，表现比较突出的是每当身边有迫害发生，首先想到的是同修一定有什么执著不放，被邪恶抓到了迫害的借口，之后马上对照自己我是不是也象对方一样存在这样的问题，那我一定要引以为戒。在这种思维下，旧势力在我们的空间中找到了生存的位置，同时不知不觉的也给它迫害大法弟子找到了借口。

就是带着这种认识每天做着证实法的事，心中总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说不清楚。我也不断问自己，我们的学法修炼难道是为了自己不被迫害

还有一名大法学员，认为写声明是给别人看的，走形式，自己坚定修炼就可以了，师父只看人心，所以不用写声明。后来经过大家在法理上的切磋，他认识到了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只应该和师父签约，而写保证不是同旧势力签约了吗？即使坚持修炼，可旧势力用那个保证约束你，这不仅是默认了邪恶，配合了邪恶，它是我们选择走哪条路的问题，你眼睛看不到另外空间的真实情况，可旧势力对你是虎视眈眈的，这无形中将给自己修炼增添多少磨难？后来同修严肃的写了一份声明。

关于如何发正念也是我们经常探讨的问题，尤其当时揭露大魔头及发正念铲除，该不该做、如何做？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大法弟子都能接受、理解、做好了，可在当时确实有很多同修迷惑很长时间。

目前如何充分认识《九评》，做好《九评》的资料工作，如何讲好关于退党的真象又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九评》刚一出现时，没有引起重视，觉得同我们的修炼关系不大，我们能了解共产邪党的真象就可以了，担心常人认为我们参与政治，保持低调讲真象，甚至有的弟子没有及时写退党团声明。随着师父不断的讲法，大法弟子提高了认识，每个人都能做到认真阅读《九评》，并积极参与做、传播《九评》资料。

有一位大法弟子99年后期得法，今年40来岁，个子只有1.4米左右。结婚十多年没怀孕，修炼前曾采取许多治疗也没怀孕，这个大法弟子去年怀孕了。该同修利用这个事实讲真象，可单位有的人明知如此，还冷嘲热讽，觉得即使怀孕了，因为她个子小也不能坚持妊娠结束。这位大法弟子放弃一切常人观念，不把自己当成特殊的孕妇，每天在家时坚持做家务，上班正常工作，午休时间参加集体学法、发正念，修炼提高很快。她《九评》真象讲得很好，每天到学习点都说某某要声明退党团，而且怀孕后期，传送《九评》资料，有时一次要拿两包A4纸重量的资料。今年六月份，她生了一个七斤重的小孩，产后大人小孩状态都很好，令医院的医生都惊讶，单位的同事也没什么风凉话可说了。

做好三退的工作，是我们目前讲真象面对的主要问题，我们也随时沟通，如何更好的做这件事。

四、以点带面，共同提高

有一位大法弟子只会利用破网软件上网、下载，但她对资料编辑、排版、打印掌握得比较熟练，根据同修的需要，选编大法资料，并把自己掌握的技术传授出去，使新成立的资料点的同修能很快的承担起做真象资料的工作。另外该同修有时还写一些文章，比如周围同修被迫害，以及修炼中存在的一些正反情况都能整理成文章，发给明慧，有时自己写或编辑一些揭露当地迫害大法的恶人恶事的文章，张贴出去，震慑邪恶。

还有一位大法弟子，她四十多岁，工人，总觉得自己笨，学什么慢，但她也不等不靠，不依赖本小组其他同修全面的技术，自己建起一个资料点，开始打印资料供给本单位其他同修，后来技术熟练后在附近地区资料供应紧张时，她也能默默补上，而且能扶持新建资料点的同修掌握一些基本操作。现在她修理激光打印机成了能手。

修。他在暗地里观察我们，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集体学习。

有一次，领导告诉我们小组所在地的同修现在形势比较紧，言外之意要注意安全。事实是，有其他大法弟子被抓，涉及到我们小组中的一位同修，公安局找单位领导调查情况。我们决定小组暂时停几天，回避一下这个紧张情况。小组休了两天，每个人都感觉不对劲，这不是顺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走了吗？我们堂堂正正学习宇宙大法，没有其它把柄，它们是动不了的，于是我们及时恢复了正常的小组学习，集体发正念，铲除一切干扰与破坏，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

2005年，我们单位成立了一个保卫科，保卫科长的办公室离我们学习点很近，该人每天中午都在办公室，我们也没去理睬他，后来有一天，该科长同我们学习点那个办公室的人说，单位领导让他看着我们，并要求找我们每人谈话，至此，我们知道邪恶丝毫没放松对我们的监控，只是我们不为所动，坚持学法，正念正行，让邪恶无漏可击。

坚持集体学法还有来自个人心性上的干扰。一名大法弟子孩子上小学，大法弟子将其送到“课后小饭桌”，可常人总是问，你怎么不管孩子？你家孩子谁管呀？实际该同修平时对孩子很负责，孩子有空时也学法，在校学习成绩也很好。可是很多常人说大法弟子自私，为了个人修炼不顾家庭。她担心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心事放不下。经切磋该同修找到隐藏着求名的执著心，“做什么事总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是否能被常人接受、理解，作为大法弟子什么都应该比常人做得好。”好象修炼是给常人看的，致使自己固步自封。想明白后，放下这个思想包袱，没有顾虑了，一切也顺畅了。

还有个大法弟子每天白班工作，工作环境特别好，工作量小，每天可以在班上学法，但其岗位工资较低，她提出要去倒班岗位，这样工资可以提高了，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多了，而且可以将多挣的钱为大法付出，还可以做更多的讲清真象的工作。我们针对这个想法进行了交流，修炼什么事最大？倒班工作自由时间多了，可是在岗不自由了，而且人的生活规律乱了，能否保证更多的学法时间和修炼状态？如果法学不好，再谈别的恐怕都太牵强。经过在法理上的衡量，觉得不能失去目前这个环境，于是放下隐藏的求利的执著心，踏实的稳定的修炼。

小组的稳定，使我们自觉成为一个整体，偶尔某人有事都先打声招呼，一次没参加集体学法，就有种落课的感觉，主动将当天没学的法补上。遇到外界干扰，向内找的同时，铲除邪恶，破除干扰。就这样，我们共同维护、共同珍惜，从2001年坚持到现在。

三、比学比修，跟上正法进程

在修炼中，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矛盾，在整个正法进程中，每个时期也都有相对重点的问题，大家及时交流沟通，共同在法上提高上来。

关于写严正声明的问题。有一名大法学员在99年7.20后写过保证，没有破坏大法的言行，只是敷衍邪恶，仍坚持修炼，也许存在怕心，她一直没有声明。经同修切磋，她认识到了这个行为需要纠正，于是很认真的写了一份声明，发往明慧网，之后感觉自己像去掉了一个壳一样，很轻松。

吗？那是不是没有弄清楚我们来在人世间的真正目地——随师正法、救度众生。其实师父早就告诉过我们：“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它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它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它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它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当我在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这个问题上明白了的时候，心中那份压力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感到了在证实法中的“幸福”。

“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地的，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

（《致2005年欧洲法会》）师父讲的辉煌为什么我没有体悟到呢？然而却满眼的迫害呢？那是因为没有完全按着大法、正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一思一念，相反还不断的承认旧势力的存在，甚至默认了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站错了队，无形之中帮了邪恶的忙。自从在法理上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不管哪里有同修被迫害首先想到的是坚决否定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正念加持同修早日闯出魔窟。

随着认识上的逐渐清晰，越来越感觉到了“同化大法，他年必成。”（《洪吟●得法》）。学好法、发好正念、炼好功这不是大法弟子的本份吗？就是没有这场迫害我们也不得修好自己达到新宇宙的标准吗？这和旧势力哪有一点关系呢？想到这里心中升起了对大法的无限敬仰，同时也感到了法的神圣、庄严，更感到作为未来宇宙的保卫者，将承担起为宇宙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的使命感，因为人间真的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大法带给我们的一定是美好的，但我们得修去对法的迷惑和误解。

前一段时间和我们一直配合的一位同修被迫害，刚好和我在一起的同修状态不是很好，那时我面临的的就是自己将一个人承担起我们所做的一些证实法的事。当时我脑子里深深回应着“管你大雾狂风舞 一路山雨洗征尘”

（《洪吟（二）●征》），不管旧势力怎么变换嘴脸，我们就按着师父安排的路去走，那就是光明与辉煌的，但前提是我们真的得按着大法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啊！向内找决不能成为一句不落到实处的口号啊。

★放下自我 把众生装在心里

当我刚刚归正自己，找回修炼人的正念开始从新走在修炼路上的时候，那时坚定修炼对我来说似乎都是问题。因为一个修炼人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不能在痛苦的过关中真正的放下名、利、情，那么是很难从魔难中走过来的。当时就是在那样的一个修炼状态下，我参与到了整体的证实法中来。我知道这是师父不想落下每一个弟子，给每一个众生在正法中一次从新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同时也感到了周围同修对我的信任，更准确一点来说那是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正是基于此在师父的慈悲教化下、在同修的正念加持和宽容理解下我才走到了今天。然而个人修炼基础的薄弱、强烈的执著自我，在今天的证实法、救度众生中竟然成了我必须面对而又应快速突破的一个“难关”。

参与到整体当中来的时候，我就象一个刚刚修炼的新学员一样，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结合在一起，有时我自己是顾了东顾不了西。当面对邪恶的疯

狂迫害如何摆正基点、放下私心，坚定的证实法那是我首先要想到的。但在那其中根本没有注意修正自己的言行、语气善心，更谈不上完全站在对方角度去思考问题，宽容理解同修。加之由于一直做技术方面的证实法工作，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中又滋养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执著，使得我非常强调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比如我排好的真象资料很不希望被别人给改动，尤其我认为同修不太懂得排版，那么他提出的想法我有时会不会是很情愿的接受。当同修提出我的问题时，自己首先是辩解，根本没有考虑到这张真象如果要是世人看了会是什么感受，因为我们做真象的目地不就是为了受谎言蒙蔽的众生明白真象吗？当同修耐心的把这个道理讲给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多么执著自己，根本没有考虑到众生，说白了还是想证实自我。当我放弃自己想法的时候，按着同修的建议制作出来的真象真的让人感觉耳目一新。从那时起我在制作真象时尽量的站在世人角度思考，并能够听取同修提出来的不同想法，所以就是觉得当我放下了更多自我执著的时候，在做证实法的事情时大法给我的智慧就会源源而出。那时想起了师父讲的“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是看你在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这就是正法理。”（《在 2002 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话》）

就是这样，我左一跤右一跤的努力前行，在矛盾中不断的找自己，可是这离大法、正法的要求，离对救度众生的需要差得太远了。尤其是后来我逐渐的和一些同修接触，我没有修好的部份在证实法，在与同修的配合中，表现的就更加的突出。而我对自己的某些行为根本不自知，可能是我很少去关注我身边人的原故吧，只顾做事没有在这个与同修的配合中真正的看到自己的不足，主动的去修自己。相反当遇到矛盾时，总是记起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几年前的事仍记在心里，强烈的妒嫉心使我在与同修的配合中不能坦诚。当有同修提出时，心里想的还是自己有多么的不易，希望被“宽容”。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没有在法上真正的提高上来，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并努力的去克服，时不时的还会遇到这样的矛盾。

有一次和我一直配合的同修，修炼中碰到了一些矛盾，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完全从矛盾中提高上来，就是想离开。我一边找自己的问题一边正念鼓励同修，还不能耽误手里的大法工作。当时我觉得自己如果不是为了证实法，我没有那么大的勇气留下来，和我的那位同修一起配合，我在这方面承受的压力只有我自己知道。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不能真正的善意理解同修提出的问题，从而向内找，相反我还是在寻求别人的理解与宽容。于是我找到我信任的一位阿姨，想把她当成我母亲（母亲已过世）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一说，因为我知道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不易，每一个人都是承担了很大压力，不想让自己的事去给他们增添负担，所以从来都是自己去承受。

谁知道那位阿姨严肃的和我讲，你在魔难中没有想起师父和大法，相反却想起你妈，这和师父讲的有的学员在邪恶的迫害中喊“妈呀”不是一个道理吗？我当时哭得更伤心了，我从那时决定以后不会向任何人说起我心中的事。可是当我冷静后，我想了想，修炼的人不能在矛盾中趴着，就得向内找。当我再一次想起阿姨说的话时，我明白了，其实在邪恶迫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很警觉知道如何用正念去否定，然而就是在我们同修的所谓矛盾中

我们的学法小组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们的学法小组开始于2001年，建立在工作单位，学习时间为每天午休的两小时，经过四年多的风风雨雨，我们稳定的走到了今天。

一、小组的建立

由于单位离家远，坐车往返需一个半小时左右，再加上回家做饭、吃饭，一中午的时间就忙碌的过去了。有几名大法弟子中午不回家，因为每个修炼人的情况不同，都有自己要做的事，于是在各自岗位上安排自己的时间。

一天，一名大法弟子提议利用午休时间，大家在一起集体发正念、炼功、学法，一大法弟子自己有一个办公室，于是我们决定在那里。这对我们是个考验，因为当时迫害很严重，单位已有两个大法弟子被开除，还有三个大法弟子被迫买断工龄，剩下的也都是单位挂号人物，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一人还遭受着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两年的处分。虽然如此，我们站在正法的角度考虑，同修一部大法，99年7.20之前可以集体学法、炼功，现在为何不可？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什么时候都是最正的，所以不应害怕邪恶，相反邪恶应该怕我们，这样学法小组就正式成立了。

大法弟子在日常的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都能体现出好人的形象，再加上不断讲清真象，所以每个人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开创的都很好，在各自岗位上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可以看书学法，所以刚成立小组时主要以集体炼功为主，每天利用12点发正念前的时间沟通交流，12点前后发20分钟正念，然后炼一小时功，再切磋切磋，这样两小时就充分利用起来了。

形成这个环境后，大家都尽量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每天参加，很自然形成了一种精进的劲头。随着师父不断的发表经文，我们把学法放在第一位，虽然每人平时都能自觉学法，但通过集体学法，大家可以针对刚刚学过的法谈谈自己的体悟，通过交流共同提高。

二、坚持学法小组的稳定

修炼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我们坚持集体学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干扰。

刚开始不久，有同修建议把本单位大法弟子被单位迫害的情况上网曝光，揭露邪恶。有同修觉得这样会影响学法小组的稳定及大法弟子的安全。大家站在正法的角度正悟，我们修炼真善忍没有错，被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揭露迫害也是抑制迫害。我们本着为大法负责的原则将每位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实认真详细落实明确，形成一篇文章，寄到明慧，明慧网很快发表了。这篇文章句句属实，他们迫害按真善忍修炼的好人的行为在全世界曝光，他们怎么会有脸面对大法弟子？我们正念正行，没给大法弟子带来任何麻烦，而我们更加坚信只要走正修炼的路，邪恶动不了我们。

我们集体在一起，单位领导已经知道这个事实，他曾经与一位同修的家属说我们天天中午在一起，还有外单位来的人（离我们单位较近的大法弟子偶尔也来），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希望这个家属管管我们的同

具有灵气。例如：那次邪恶干扰之前，我清楚的记得电脑及整个打印系统一直“闹病”、不能正常工作，多次请专业维修人员维修，或者修理不好，或者找不到人，拖了十多天。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是点化我，要我暂时离开家里。之后，维修人员才找到电脑不工作的原因，仅仅是打印机的一个外线接头接触不好，在常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守约而行，离家去了外地。在我走后的第三天，邪恶人员闯入我家，问我哪里去了。（当时家里只有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我去的地方有师父法身看着呢，他们只能死心。

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我觉得我自己都“灵气”了许多，每天打开电脑，只要打印机和电脑正常工作，我就感到祥和自在，真正的没事。

最近，我的家人建议我买台新的，说这台电脑用了这么多年也差不多了，我婉言谢绝。因为目前我的电脑和打印设备除了稍慢一点之外，不再“闹病”，和我配合默契，我悟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它们和我一起在往上修。

5、学法最重要

师父每次讲法，甚至一篇三言两语的短经文，都谆谆教导弟子要努力学法。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对学法的认识。虽然谈不上对法怎么学得好，但就学法而言，我一直不敢怠慢。

目前的中国大陆危机四起，如履薄冰。其实无论是修大法的，还是不修大法的，都时时处处存在着“安全问题”，任何人想要用常人的什么方法和手段是很难避免的。只有时时刻刻在法上，才能做到真正的安全。

怎样才能做到时时刻刻都在法上呢？师父说：“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变，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法轮佛法一精进要旨●拜师》）有师父法身悄然而护，还怕什么呢？当然是最安全了。

很长时间以来，我对自己有个规定，每天无论是否学其它经文、上网、做大法的事或常人的事，再忙我也要通读一讲《转法轮》。每读完一遍《转法轮》就做一个记录，哪天开始，哪天读完。从2002年开始做记录至现在为止，已读完第160遍，正在读第161遍。这样的记录我从来没有间断过，为的是不让自己有一时的疏忽。

我家的小弟子也要学法，平时主要是睡觉前听录音，双休日和节假日我和他一起通读《转法轮》或其他经文，有时也背《洪吟》或其他短经文。

我们资料点在这风风雨雨的五年中能风雨无阻的走到今天，我们深深体会到，坚持学法第一重要。“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法轮佛法一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

却往往忘记了这一点。后来当我再遇到这样的“困难”时，我就想师父，求师父加持弟子，很快的使我对母亲的那份长达一年半的情渐渐的淡化了，甚至很快的被去掉，心里不再是更多的想着自己的感受，而是逐渐的开始想别人。后来我慢慢的意识到：我们不管做什么、做多少大法的工作其实都是没有多做，因为不是我们为大法做什么，而是大法慈悲，给了我们一次从新摆放位置的机会。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做多少都觉得是应该的。

这次“风波”过去后，我意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只有真正掌握了法，路才会走正，这个生命才有保证。”（《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过去我觉得自己很重视学法，但后来在这么多的矛盾面前，我知道就是自己法没有学好，没有用法真正的对照自己，没有实修使自己从本质上发生改变。所以在后来的与同修的配合中，我天天都在叮嘱自己一定要能听不同的意见，但有一次当有同修说，有个协调人想和我谈一谈，当时我非常“害怕”，心里不停的在跳，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又犯了什么错。但当时我稳了稳心，还是求师父加持，今天不管同修说什么，我都不解释而且一定不要哭。当时那位同修说了很多，我就静静的听着，当我真正把同修的话听完，觉得这次谈话对我的修炼提高是很有帮助的，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早点做到呢？我现在才慢慢的体悟到一点，原来向内找除了割舍执著时的痛苦外，还有提高后“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

在我觉得每天都在飞快的改变，不断的学法，觉得自己的心性在提高，可是这一切都是在和人比、和我的过去比，而没有用法在不同层次上的要求来对照自己的修炼。当我面对和我配合近三年的同修之间的矛盾，我所说的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成了一句空谈。因为当我面对同修严厉的指出我的问题时，我脆弱的自尊心受到了撞击。当时我心惊胆战的听完他的话，我觉得自己被伤害，被自己信任同修说得体无完肤，那时我对宽容的渴望达到了极点。正是这种强烈的想法，使我不能真正的思考一下同修说的话，没能真正的看一看我自尊心背后掩藏的到底是什么执著。当时只有表面的坚强，而内心却感到的从未有过的无助。只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做好，辜负了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似乎还想为自己辩解，但那种不向内找的行为，我自己都觉得可笑。但当想起自己的付出，向内找又一次变得脆弱无力。自尊心抑制了我本性的那一面，我就是想离开，那一刻我知道了其实我还是放不下自我，还是没有想到众生。平时说把法摆在第一位，可是在真正的考验面前，我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不是“巨难志不移”吗？邪恶残酷的迫害都没有使我想离开，同修的几句真话就让我失去理智，不考虑对法、对众生的影响吗？

这时我想起师父《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中讲：“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衡量一下，我说这个人真了不起，在圆满的这条路上就没有任何障碍能挡住你。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我不能再陷在常人的理中走不出来，我得从自己的执著中走出来，闯过自己的束缚。因为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众生对我的企盼，因为我可能是他得救的唯一希望。面对我的自私、妒嫉、不宽容……，就是正视这些执著去改、去克服。

后来我意识到了为什么同修会对我那样，就象师父说的，是不是在利用着它的不好的一面让我们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呢？因为在以前和其他同修的配合中，我就没有更多的站在对方能够接受的角度去谈一些问题，所以无意中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痛苦，真的不是我们同修间就不需要考虑态度了。即使你认为是真的为别人好，也许是带着自己的观念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的，还是不纯净，否则他一定会被感动的落泪的，因为这是法的威力、法的慈悲展现。所以我更加清醒的意识到真的得在证实法中不断的修正自己啊，干事不能代表修炼，对去人心的考验是决不能含糊的，更不能不找自己，那不就等于没有修吗。能够在做事中考虑别人和表现出来的宽容，那不就是我们应该达到的吗？从这时起我知道了以后怎么去对待别人了，那决不是口号，因为法能改变一切。

此时我更能理解了那些曾经直言向我讲出不足的同修，我感到了他们的无私，因为当他指出我的问题时，首先得能放下他的自我，否则会被我尚未修掉的执著和自尊心伤害。现在我感到了同修的那颗慈悲的心、负责的心，其中没有更多人的情，因为我真切的感到了他们在用慈悲和善发出的“暖流”在融化这个曾经被“冻僵”的我。当我想到这里，纠缠我的那些难以割舍的执著瞬间就解体掉了，我神的一面在复活、在变大。当我真正被大法慈悲的力量从执著自我的框框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同样我也就真的懂得了自己也会把法的这种神奇、美好、慈悲带给更多的人。“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转法轮》）

当我面对师父的慈悲呵护，同修们的信任、宽容、和无私帮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虽然我可能永远都无法全部理解师父对众生的无量慈悲，但我却开始想到了更多的众生……。这一刻我把众生装在了心里，他们的未来才是我今天应该所思所想的。写到这里我似乎才真正明白了师父讲的“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

真诚的希望所有的同修们在证实法的过程中，能够多放下一些自我，和我们的同修共同的协调配合，救度更多的有缘人。

大山深处的清泉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这里记述的是一个小型家庭资料点五年来助师正法的经历。这篇文章我提笔写过多次，总是写不成文，这回几乎是一次成稿。正逢中秋佳节，谨此奉献给我们的师父。我和我家小弟子敬祝师父中秋节快乐。

从99年7.20邪恶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以来，我没有经受过象有的同修那样惊天动地的生死关的考验，也没有经受过象有的同修那样失去工作，被罚款，被迫流离失所，那种经济上的窘迫。自从资料点建立以来，除了我探亲访友而暂时停顿之外，它象大山深处的清泉，一直从不间断的静静流淌着。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在这历史长河的一刹那，我有了人身，我拜见过

师父，我得了大法，而且师父又这般呵护我，我太幸运了。

1、资料点应势而生

这是一个顺应时势而形成的资料点。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过要建立什么资料点的事。我年过花甲，已退休在家多年了，对电脑一窍不通。当时，先生买电脑主要是为了在电脑上玩牌，我为此还表示过反对买电脑的意见。99年7.20之后，我和许多大陆的大法弟子一样，失去了集体学法和炼功的环境，见不到新经文，偶尔见到手抄的也分辨不了是真是假。形势的变化迫使我萌发了要看明慧网的念头。

“什么叫上网？”我请教家人，家人笑话我说：“你连这也不知道？”我并不介意他们说什么，我一个劲的钻研电脑，有同修和许多常人朋友也来帮助我。我把他们教我的东西，从开机到结束，每一步点击的名称，详细的写在本子上。我也买来一些书自学。慢慢的，我看到了明慧网，能打印和复制一些资料，新经文、重要的明慧文章传递到了同修手上。一个小型的资料点就这样在形势的逼迫下应运而生。

2、家有小弟子

有同修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小羊羔咩咩叫，在找妈妈要东西吃。这是在点化我们，要我们尽可能多的制作一些资料，尽可能的向外传递。据同修介绍说，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资料传出去很远很远。

正当我们得心应手的时候，大陆邪恶大面积的封杀境外网站，上明慧网出现了干扰。是师父慈悲，早就为我们安排好了这一切。无界网、花园网传递到了我们的手上，小弟子也似乎在“一夜之间”长大，并成了网络“高手”。由于小弟子的加入，这个资料点和过去相比能做的事情更多了，更有活力，更具生机！

小弟子能利用各种手段突破网络封杀，下载各类文件，打字发送稿件，电脑的小维修，看懂网上的中英文网络说明……写到这里，我想到了“观音送子”。小弟子是属于大法的，是师父送来的。

3、邪恶从来没有得逞过

五年来邪恶似乎也嗅到过什么“气味”，试图对这个资料点进行干扰，可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得逞过。

记得有一次一辆警车突然开到我家门口，下来几条汉子窜入我家，扬言要送我去洗脑班。那个时候我对“向内找”的内涵还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什么叫“发正念”，只知道抵制不去。在师父的呵护下、家人的帮助下，邪恶不但没有得逞，反而让我们摸清了邪恶的底，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用他们的话说“你和别人不一样”、“有些活跃”。啊！原来邪恶是在捕风捉影瞎咋呼，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想到一个老太太会上得了什么网，搞得了什么资料！

师父说大法弟子都是超常的，为什么超常？我悟到除了师父给的功能之外，大法弟子的智慧是开启的。而邪恶的“智慧”是受限制的，甚至是封闭的。

4、电脑和打印机的“灵气”

我的电脑和打印设备能伴随我走到今天，我几乎无数次的感觉到他们